

品味女性

朱 悅等编



女人是一架钢琴，遇到一位名家来弹，奏出来的是
一支名曲，如果是一个普通
人来弹，也许会奏出一支流
行曲；要是遇上不会弹琴的
人，恐怕就不成其歌了。

——三毛

品味女性

朱 悅
先 友
柳 青
洗 睿
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湘〕新登字 011 号

品味女性

朱悦 洗睿 编
先友 柳青

责任编辑：常修莉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大32开 10印张 251,00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7—81031—234—0/I·018

定价：6.50元

(80) 永 淑	斯嘉玲——白幕女神
(17) 华随白	卖萌睡眼大脊梁
目 录	入木帛里罪入畏
(27) 果 蕉	新妇不倚杖子妻
(81) 香 女	夫女个一娶舜
(18) 陈 春	思成之

名人：品味女性

关于妇女解放	鲁 迅(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冰 心(5)
大胡子与我	三 毛(7)
女性之一种	铁 凝(17)
“贤妻良母”只是女性事业的一部分	聂绀弩(21)
女性要在“忙”中实现自我价值	夏丐尊(24)
我家的女性	叶永烈(29)
妻子投稿记	叶永烈(32)
爱情的“糖豆浆”	章以武(36)
爱情的“保鲜”	章以武(41)
不肯做男人	章以武(45)
“红颜薄命”不复存在	新凤霞(49)
成功的关键在于刻苦	巩 俐(51)
我愿永远站在大地上	杨 澜(55)

男人：品味女性

如痴如醉看夏娃	何卫星(61)
不再羡慕女孩子	郁 明(63)
别活在他人眼里	川 鸣(65)
难忘的一架	张学益(67)

寄语曾使我爱慕的一位姑娘	福成(69)
妹妹你大胆朝前走	白剑华(71)
男人眼里的女人	姜胜群(73)
妻子为何不快活	商果(75)
我要一个丈夫	方清(78)
我和她	吴侃(81)
我与妻子	李顺和(85)
别无选择	木子(87)
致未来的丈夫们	之以(90)
妻子的脸色	唐克(92)
妻子发胖之后	王安槐(95)
离不成婚	黄廷琦(97)
妻子不在家	迟国维(100)
曾为人妻	孙晓钟(102)
家有“名妻”席慕容	刘海北(105)
我的特约听众	连俊(109)
我怕老婆	何东(111)
我的爱情故事	曾林(114)
跳槽	益彬(117)
柔情救夫	凉亭(119)
拍拍妻子的马屁	邱源海(121)
快乐的单身汉	成章(123)
后妻	丁超(126)
我的医生太太	赵大年(128)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长竹园(130)
如果当初娶了她	凌强(136)
在她请求原谅的时候	何显(142)
我的单相思	唐进(145)

婚姻不是首饰.....	风竹(148)
啊,意中人	黄应秋(154)
都是因为太年轻.....	阿乡(158)
我喜欢给她写信.....	何家迅(161)
你不会明白我.....	李季彬(164)
一路平安.....	何晓文(166)
最后的生日舞会.....	顾春序(168)

女人:品味女性

我可爱,因为我充满爱心	赵志红(173)
我不美,可是我有魅力	夏雪(175)
另一种风景.....	青青(178)
我的初恋.....	金凤(180)
多情的十四岁	姚思秋(185)
十六岁的女孩儿.....	常燕(188)
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向平(190)
乡村女孩的困惑.....	鲁梅(192)
有一分精彩,也有一分无奈	朱秋婷(194)
哭笑不得.....	张凌(196)
模特儿的独白.....	西华(198)
含苞不放.....	疏疏(201)
再傻不过了	杨帆(206)
谁做我的男朋友	方清(208)
一个独身者的自述.....	量日霞(210)
爱是不能勉强的.....	小君(212)
那不该偷饮的苦酒.....	晶晶(214)
第二次爱.....	雪雯(217)
请君时常来陪我.....	符红兴(219)

恨不相逢未嫁时	许敏(222)
只为了那份真情	亭立(225)
再创造一个家	李民华(228)
自愿离婚后的困惑	艾婷(231)
那该死的纸条	孙友益(236)
我又赢得了丈夫的宠爱	章臻(239)
好妈妈·坏妈妈·怪妈妈	张丽(242)
做个女人多好	杨玉梅(245)
一条奔腾不息的溪流	丁聪(247)
爱的奉献	费智平(250)
市长夫人	李尚智 周自进(254)
一个“主任”兼“主妇”的话	芒芒(258)
超越女人,回到女人	秦志钰(260)
“八十岁学吹鼓手”	余茝芳(263)
初恋,飘不走的云	谈建平(265)
我和婆婆	林夕(267)
我的小模特	乔育平(269)
三十五岁的女人	莲子(271)
四十岁女人的新梦想	赵玫(273)
女到中年	李文宝(276)
黄脸婆	阿妮(278)
老女人	沈阳(281)
也许,这才是可靠的归宿	陆星儿(285)
命运在离异时转折	肖梅(289)
丈夫比我大六岁	叶稚珊(292)
人到中年初为母	秋雨(295)
下辈子还要做女人	斯妤(298)
旧情人,新约会	谢宇涛(300)

你到底要什么 肖 梅(303)
深深的愧疚 孙 玮(306)
我活得真累 晓 玉(309)

后 记 编 者(311)

果雨——

人文更臻美，皆圣哲所取。而能人文更美。

名人——

古今人文多聚会，莫负韶华好读书。而能人文更美。

棋奕——

品味女性

古来自古有佳人，本是倾城倾国色。而能人文更美。

兰蔻·亚菲索——

品酒需天时，人文涵养润当肺。而能人文更美。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而能人文更美。

克林·乔丹——

世界上有很多可爱的女人，但却没有一个完美的女人。

——雨果

美使女人骄傲，贞节使她们圣洁，美德使她们受敬仰。

——莎士比亚

知识的丰富和个性的成熟，会赋予女人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狄更斯

使一位女性妩媚动人的根本，在于自己相信自己是美的。

——索菲亚·罗兰

一个相当标致的女人可以无需装饰品的帮助，运用艺术的手法，把化妆降到次要的地位，再突出自己朴素的美。

——巴尔扎克

據，即與婦子夫俱晉晉而葬，葬于至而甚，即與婦人神游游，“養”。姑蘇姑婆是十不滿“文政”“文道”，“取”而“養”更丁亥景避董曉。前苦頭娘一苗于丈母也，見如的娘一苗夫丈大好干民主娘景也五會不勝木景蘇苦母恩。娘“請”“養”灭斷首劣主

关于妇女解放

● 鲁迅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吧，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

“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只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使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 冰 心

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个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才”和“貌”，而应该是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个“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

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虽然人个两妻夫由武首到宋

。特一苗八分景，时密是中杀关祠人是杀关妻夫

。苗苗苗不景眼微苗密密音房面，杀关殿密是杀关妻夫

意出缺唇妻是杀妻而，“意”字“下”意出缺唇只对宜不娶恋

妻嫁我妻，归人妾，国臣妾妾母“意”字“玄”合垂同志苗式双匣

等，议娶苗附区苗女“意”字“音”个玄合意对密是吉，（举

。虽来用此而患多指长，自知益苦同仰苗重太不立

戎囚，王责苗卿解苗而个一弦，莫要宗国快会并救我寒个一

。幽歌个武武干干音丑闻固害密

春游更期不，中杀关祠人苗衣双密音生献入分要密个一

。苗式双密双密时亲要且诵，君父苗式双密奉要亟，丈儿苗与自

。回丁善草虫，吼，式，策

。故天背密苗一合肉灭，苗密亲夏景面，暮处苗对密虽不照微

。品苗阴慧苗苗平凡凡人困中景，“金酒味其，小同人二”

。送苗刑御，史苗班平景加倾，密苗苗生人

。育主长，风春苗翅暗盲固固，密苗苗同半班土瓶苗苗里平五

大胡子与我

三毛

结婚 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地问。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我十分小心地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地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婚了，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当时他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地回答我，倒令我仔细地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地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象家，倒象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象‘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找不出来。

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地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

“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地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苹果一般。

“我们结婚了，怎么？”“身分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这人细细地翻来覆去地看，这才不情不愿地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分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地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象，不象，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地踱